

回首

挑“盘担”

□曾招贤

说起闽南的传统婚俗，沉甸甸的“盘担”是绕不开的话题。过去只要情投意合的小伙子姑娘商定好婚事，等两家人挑好办婚事的日子，男方家就得将“盘担”提上日程。这也是结婚前两三天的要事，要准备的东西五花八门，即使早年间物资匮乏，不少人家仍会在“盘担”时备足十二大担。里头装的有猪羊肉、米粉、芋头、麻花、麻枣，还有鲜亮的花布匹，吃的用的总是把箩筐塞得满满当当。

挑“盘担”是体力活，金贵的东西得“打头阵”，也是最重的担子，通常要交给家里力气大的后辈挑。我年轻时有次被派了这个活，负责挑“盘担”中贵重的猪肉。那个担子叫一个沉，刚开始挑

着走不算费劲，可走着走着，肩膀就像火烧似的，连气都喘不匀。那日通往女方家的山道弯弯，我一路上歇了好几回，额头的汗珠也不停往下掉。但听同行的长辈说这担子是最贵重的，我只能咬牙继续往前走。

眼瞅着快到女方的村子，我赶紧打起精神，把腰板挺得笔直，脸上也挤出笑容。村口早已聚集不少女方的亲朋，一看我这“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还夸奖说：“瞧这后生仔，挑担子走那么远的山路，精神头还这么足。”我听了赶紧把手擦掉额头的汗，生怕被人瞧出疲态。

“盘担”队伍一进村，很快引来一群人围观，地里干活的大人们纷纷放下锄头跑来瞧，娃们也跟着来凑热闹。“瞧瞧这猪肉，膘多厚！”“哟，这布的花色真漂亮！”“这担麻枣闻着就香！”……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谈笑声与扁担发出的吱呀声，好似也给这个热闹场面配上了独特的背景音。

抵达女方家，一阵鞭炮声响起，家里大人小孩都迎了上来。大家麻利地把担子里的东西取出来，再将这些“心意”搬进屋里一一归置。“盘担”过后，女方家人会张罗一桌丰盛的饭菜款待宾客，

用的食材也是“盘担”带来的。这顿饭吃完，预示着新娘子过两天就要正式过门了，我们这些男方的亲戚回家歇口气，又得准备帮忙迎亲。

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肩挑扁担、汗湿衣衫走山路的情景，随着山间扬起的尘土渐渐飘远了。如今的“盘担”不再像过去那样耗费人力，装满物件的箩筐往车上一放，转眼便能送到目的地。可我仍会不时想起过去挑“盘担”的场景，那些沉甸甸的担子，装的不只是吃穿所需，也是给小两口新生活的一份实在家当，更是和亲朋厝边分享的满满喜气。那份热闹与诚意，就像老酒，越回味，越能品出闽南婚俗里藏着的温暖人情。

食事

又食鸡枞菌

□赖建峰

入秋后，雨过天晴的闽南山区，山野路总带着一股湿润的气息。行走其间，偶尔能碰见几朵鸡枞菌，它们藏在杂草丛中，像大自然悄悄递来的小惊喜。

鸡枞菌是一种特别的菌子，顺着它近似树根状的假根深挖，总能发现一个蚁巢。从里面长出来的菌子和白蚂蚁是共生关系，一个在地上舒展菌盖，一个在地下构筑巢穴，互不干扰，又彼此依存。

鸡枞菌滋味鲜美，尝过的人都称赞不绝口，在我老家，它也是实打实的山珍。假期回乡避暑，我沿着山路漫步，不经意间瞥见杂草间露出一团浅白，猜想或许是鸡枞菌？走近低头再看果然没错，那朵已经“开伞”的菌子，菌盖微微上翻，模样很是新鲜。费了点劲，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从土里抠出来，拿在手里瞧着，脑海里突然闪现一个地方，当下不禁迈开步子，继续朝后面的竹林走去。

可惜，今年那片竹林里仍未长出鸡枞菌。记得年少时的一个初秋，我

曾在此处的竹子边发现一个鼓起的“土包”，开始以为是鞭笋要冒头，没太在意。几天后又经过，瞧见那处“土包”已经开裂，用手扒开土一看，竟是一朵鸡枞菌。我赶紧回家拿来锄头刨土，但用力过猛，没刨几下便把土里的蚁巢翻了出来，被惊扰的蚂蚁吓得到处乱跑。那是我挖过最多的一次鸡枞菌，足足有二三十朵。挖完后，我仔细把泥土盖回蚁巢，之后年年来，却鲜少再见那里有鸡枞菌长出。

鸡枞菌带回家后洗干净，母亲会先将菌柄撕成细条，再把菌盖切成薄片，随后一股脑地把它们倒进快煮熟的米粉汤里，等汤沸腾便可盛出来。那米粉汤的清甜味中带着一抹鲜香，菌子的口感细腻又脆爽，一碗下肚，嘴里仍留有余味。野生鸡枞菌可遇不可求，每次挖到，我定要缠着母亲煮一碗米粉汤，那

鲜香甘美的滋味，怎么都吃不腻。听母亲说，鸡枞菌的菌盖呈子弹头状时最新鲜。若是菌盖半开犹如荷花苞或形状像斗笠的尖顶，而菌柄带着一点暗红色，那么鸡枞菌的品相和口感皆差一些。再老一点的鸡枞菌，菌盖的边缘渐渐出现裂口，颜色也染上一抹焦黄色，有时展开的样子还会像荷叶一样上翻。这时的鸡枞菌香气愈加浓郁，常引蚂蚁和一些小昆虫来啃食，待几场秋雨过去，被啃过的鸡枞菌还会慢慢烂成一摊泥。不过就算这样，那股香味犹在，有时更甚此前。过去如果找到鸡枞菌时发现已经有虫子在啃食，我定会及时收回手，不和这些小昆虫抢食，让它们痛快饱餐一顿。

思绪被屋外传来的轰隆雷声打断，很快豆大的雨滴便噼里啪啦地落下。想着雨后泥土更润，鸡枞菌或许会



(CFP 图)

冒头，我便决定明天早起，再去山里走走，说不定又能寻到几朵，带回来就能让母亲再做一锅我心心念念的“鲜味”米粉汤了。

秋意迎风来

□王世全

秋初的风是讨喜的，它带着点夏的余温，又裹着秋的气息，吹在脸上，总是舒服得让人想眯起眼。

此时小区里的樟树开始掉叶子了。不是整树的叶子哗啦哗啦地掉落，而是一片一片慢悠悠地飘落，叶子打着旋儿从枝头往下坠，有些散在长椅上，有些落在石板路上，仿佛给青灰色的地面绘上深绿的斑点。保洁员拿扫帚一扫，落叶转眼间堆积，路过的调皮孩子跑过去踩一脚，还会发出“沙沙沙”的轻响。樟树下的石桌旁，坐着几位下棋的老人，棋子落下时发出清脆声响，偶尔伴着几句低声的讨论。风一吹，树上又飘下几片叶子，落在老人们的脚边，却没人在意。

附近早市的水果摊早已摆得满满当

当。“新鲜的龙眼，刚摘的，甜得很。”摊主大声吆喝着招揽生意，买水果的顾客停下来挑挑拣拣，一番讨价还价后才拎着一袋子水果，满意离开。街边的冷饮店“第二杯冷饮半价”的牌子收了，换成“热饮上新”的海报，但玻璃门推开时还会泄出丝丝冷气，不时有年轻人进店，带着一身秋老虎的燥热，开口点的仍是一杯解暑的凉饮。

公园里的菊花开始含苞待放，有的已露出小小的花苞，像害羞的小姑娘，有的已经绽开了几片花瓣，露出里面嫩黄的花蕊。园丁忙着给菊花浇水、施肥，盼着它们能在秋天开得热热闹闹。离公园不远的小河边，还未开学的孩子们拿着网兜在捞小鱼，嬉笑声还会惊飞躲在芦苇

丛里的水鸟。此时驱车到城外，瞧见的是另一番景象，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秆，风一吹便涌起阵阵金色的波浪。田埂上的牵牛花还在盛开，一朵朵缠着稻秆往上爬，犹如给金色的稻海镶上花边。

午后的书房最是惬意，阳光透过窗棂斜斜地照进来，在书桌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案头的绿萝叶子也被衬托得更加油绿。泡一杯铁观音，坐在窗边看书，不似夏日那般浮躁，很快就能沉下心，享受阅读的乐趣。

傍晚时分，厨房里飘出炖肉的香气。砂锅在煤气灶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肉香混着八角、桂皮的味道弥漫开来，勾得人直咽口水。母亲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忙碌，时不时掀开锅盖看看，见我站在门边

探头探脑，她一边拿筷子戳戳肉，一边笑着说：“别着急，肉再炖会才入味。”砧板上摆着切好的冬瓜，白白嫩嫩的，等着下锅和肉一起炖，这也是母亲入秋后最常做的菜，总说能补身体又可以防秋燥。

此时的夜晚少了炎夏的闷热，晚风习习，吹散了天上的薄云，转眼就露出满天的繁星。躺在院子里的竹椅上，看着星星眨眼睛，听着远处传来的蛙鸣，心里也会跟着静下来。

初秋，就是这样一个人舒服的时节。没有盛夏的酷热，也没有深秋的萧瑟，有的是恰到好处的温暖和清爽。这时的风里有花香，土里有果香，日子里有烟火气，一切都刚刚好，让人总忍不住想把这惬意时光拉长，再拉长一些。

四季

天伦

□刘志坚

“顺路来看看你。”这句轻描淡写的话，父亲说了好多年，它就像一条无形的线串起了我离家的岁月。

我去县城读高中那年，在乡下做水果小生意的父亲开始去县城摆摊。每次进城卖完货，他都要骑着那辆挂着两个大竹筐的旧自行车，“顺路”来学校看我。见面后，父亲总会从筐里掏出几个又大又红的果子，不由分说地往我怀里塞。那些果子捧在手里沉甸甸的，好似带着日头的暖意和父亲掌心的温度。“今天卖得还行，这些剩下的就捎给你。”我知道父亲说了谎，那些品质上乘的果子显然是特意为我留的。

“地里还有活等着，我得回去了。”每次话音未落，父亲已转身离去，很快只留下一个背影，望着他骑车融入街市的人潮，我常会不禁眼眶泛红。那时我家在县城的西南边，父亲卖完货可以直接抄近道回家，但他总是穿过大半个县城，到位于东北隅的学校看我。这哪是“顺路”？分明是绕道而来的惦念。

“早龙：因彩虹形似龙，且常出现在雨后初晴时，故得此称。”

出处：吴天阳道黄尘起，时见早龙升海底。 ——清·孙元衡《祷雨篇》

●早龙：因彩虹形似龙，且常出现在雨后初晴时，故得此称。

出处：吴天阳道黄尘起，时见早龙升海底。 ——清·孙元衡《祷雨篇》

●蜿：指彩虹外侧颜色较淡的部分，也泛指彩虹。

出处：若乃足采虹蜿，目耀日月。 ——唐·李白《大鹏赋·并序》

格外想家，每次打电话回家都会提起。某个周末，门卫室打电话说有人找我，赶紧跑出去一看是父亲来了。他那天穿着不太合身的藏蓝色西装，还打了领带，手里提着一个半旧的公文包。那身打扮与身边青春洋溢的大学生形成了鲜明对比。

见到我，有些局促的父亲脸上才露出笑容。“正好出差，顺路来看看你。”他一边说着，一边拉开公文包的拉链，从里面掏出一叠钱往我衣兜里塞。听我问他怎么有空来城里？父亲乐呵呵地说：“我进咱村里的油漆厂做销售了，负责的片区离这里很近，以后能经常来看你。”于是之后每个月父亲都会“顺路”来找我，还偷偷把省下的差旅费、伙食费藏在给我的包裹里。“在外头别不舍得花钱，多买点爱吃的。”这是见面时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那些短暂的交谈中，他对我说的话也总离不开“吃好点”“别熬夜”“注意身体”。每次都是匆匆见一面，我就得目送父亲微驼的背影挤上公交车，消失在城市的车流中。

我去临近城市读大学的第一年，

“顺路”依然如约而至。那天，他提着一大袋包裹来，一进门就对我说：“这是刚摘的果子，带来给你尝尝。”我问他不是跑城外那个片区的销售，怎么会顺路？父亲摆摆手说：“我跟厂里申请更换负责的片区了，想离你这里近点。”我听后沉默了，父亲做销售多年，在原来负责的片区有稳定的客户群，如今却为了能“顺路”看我，又得踏上新的征途。父亲总是这样把关心藏在“顺路”的借口里，即使年纪渐长，他仍努力一次次缩短与我的距离。父亲只坐了一会儿，便说：“好了，你去忙吧，我还有事，得走了。”说完他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些钱给你还房贷，别嫌少。”攥着手里的信封，看着父亲鬓角又添的白发，我不由得鼻头一酸，想说些什么，却只能哽咽着点头。

父亲用“顺路”二字编织了一个又一个谎言，把所有的关怀、惦念、牵挂，都轻描淡写地藏在这两个字后面。原来，所谓的“顺路”，从来不是地理上的方向巧合，而是父亲绕远路、换片区，一次次主动靠近我的心意，这份“顺路”，其实就是父爱最真挚、最动人的诠释。



扫描二维码

阅读征文作品



你读过的书，学过的知识，会融入你的气质、谈吐与胸襟，悄悄塑造未来的你，知识也会让你的人生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投稿邮箱：qwzy@qzwb.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

我的诗和远方

□杨清丽

粗略一算，我和泉州晚报从一见如故到形影不离已有整整32年光景。她陪伴着我从初涉教坛的紧张走向从容执教，陪着我从青涩岁月走到成熟稳重的中年，还将陪着我一步步走入白发苍苍的年纪。

1993年，我师范毕业分配到一所离家较远的渔村小学，平时住宿在学校。每当夜幕拉开，思家的情愫如同藤蔓般缠绕心间，派遣的最好方法就是阅读，学校订阅的泉州晚报成为我珍贵的精神食粮。每天下午回宿舍时，我都会从木质报夹里取下报纸。当时的版面并不多，但几乎每篇文章我都看得津津有味，特别是副刊的文章我总是一读再读。

遇到喜欢的文章，我把题目和发表时间记下来，等到报夹里的报纸有厚厚一沓，就迫不及待地取下后面的几份报纸，找到心怡的文章，小心翼翼地剪裁下来，用胶水平整地贴在本子上。剪报的空白处，我有时会画上适合主题的简笔画充当“插图”，有时会写下读后感，有时画上阅读时的心情符号……那时的我多么希望自己稚嫩的文字有一天也能变成充满生命力的铅字，我踌躇满志地向泉州晚报投稿，可惜都“石沉大海”，写作的种子在心田静静地蛰伏。

被生活的琐碎裹挟，我放弃了一些爱好，唯独没有丢下看书读报的习惯。二十多年前，父亲身体不好，我开始了一段千里奔波的生活。在出租房里，接到家人的电话：“需要什么？给你寄过去。”我脱口而出：“寄一些我没看过的泉州晚报吧。”在异乡翻阅熟悉的报纸，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滴落，慢慢晕染开来，那时的泉州晚报对我而言，是家，是家乡，是对岁月静好生活的寄托。

走过人生的万水千山，泉州晚报始终陪伴在身边，那颗写作的种子在报香的滋养下悄然萌发。2015年，报社举办“泉州古树名木传说”征集令，看到校园里那四棵被列为一级古树名木的古榕，我想：这不就是最熟悉的创作题材吗？于是，我试着投稿《新村小学的四棵古榕》。本来不抱希望，没想到文章顺利刊登了。拿到报纸时，我的手微微颤抖，心跳加速，我又想起在渔村宿舍里看报的情景，想起那几本不知遗落在何处的剪报本，脑海里迸出一个想法：争取用自己发表在泉州晚报上的文章做成剪报！从那以后我笔耕不辍，创作热情高涨，剪贴自己文章的剪报本也日渐厚实，它记录着晚报引领我成长的足迹。

更让我自豪的是泉州晚报还曾经报道过我撰写的提案。2021年，我撰写的提案《关于及早应对入学高峰期中心城区小学教育资源紧张的建议》作为党派提案提交泉州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并被评为2021年度重点提案，晚报对该提案的视察、调研、办理过程进行了相关报道。

泉州晚报副刊组织的文艺采风活动，同样让我收获颇丰。2020年10月17日，我参加了“乡愁五市”海峡两岸（晋江）金秋论谈暨征文大赛文艺采风活动，接触到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受益匪浅。

近年来，从投稿发表到参与活动，再到提案被关注，我和泉州晚报的缘分越来越深，古榕年轮里长出的情怀、剪报本上洇开的墨香，是我的“诗”，提案落地后望见的教育晴空、从渔村宿舍的孤灯下延伸向更辽阔世界的路径，是晚报为我照亮的“远方”。感恩晚报细水长流的陪伴，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作者系民盟泉州市参政议政委员会副主任、泉州市政新村小学语文教师）